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第于由適在濟南閒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蓋公堂記

始余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以爲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却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肉爛惡臭而欬不已纍然貢蠱者也又求醫醫以內熱和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起榻而人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病痼矣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翕然爲去食爲輔令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閭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之朞月而病良已晉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晉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殺臻其民

可謂極矣然何曹參輒見其幾衰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詔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蓋公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敝陋遠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友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昔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與膠西東並海而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又安知蓋公不往來於其間乎愚何足以見之

判官廳壁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